
《 再相见 》

姓 名 马彬彬

学 号 1809424031

一． 人物设置

1、**何锦溪（何进喜）**，女，30 岁，何家长女。普通律师，离异，有一个刚满一岁的女儿。12 岁时被亲生父母送人后改名，养父母老来得子对她逐渐疏远，缺少关爱。婚后因前夫的母亲嫌弃自己生不出儿子而离异。坚韧独立，外表冷漠内心柔软，疼爱女儿，心中埋恨父亲。希望通过此次官司的胜利而升职加薪为女儿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2、**何家成**，男，56 岁，何锦溪亲生父亲，无业游民，传统懦弱，思想守旧。早年因酗酒误事而被工厂辞退，喝酒成瘾，后期疾病缠身，因突发心脏病，重症病危。因早些年听从母亲的意见要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却在妻子怀了一对龙凤胎后不得不抛弃了大女儿，心中满怀愧疚想见女儿最后一面。

3、**何来喜**，女，26 岁，赵家二女，柜台销售，未婚，因为家庭条件太差多次被甩。小时候性格直率开朗，但经历父亲长期酗酒，以及后逐渐封闭内向。通过多方打听找到姐姐，希望姐姐去看望父亲最后一眼。

4、**梁甜**，女，33 岁，某公司白领，未婚，被告人女儿，因一出生就被送人，养父母车祸早亡，又被送至孤儿院，而内心记恨父母，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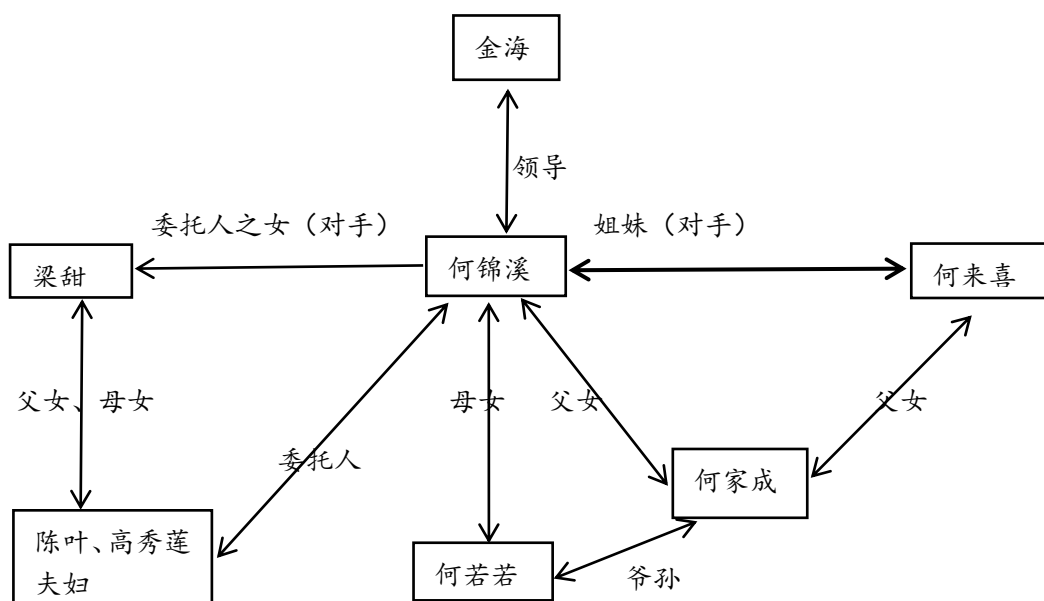
5、**陈叶/高秀莲**——61 岁，梁甜生父生母，案件的原告。28 岁时生下梁甜随即送人，32 岁又生了一个儿子，但因高龄产子，儿子体弱多病，常年住院，并于半年前去世。由于两人没有工作和退休金并且因为儿子看病几乎花光所有积蓄因此找上女儿要求赡养。

6、**金海**，男 48 岁，金氏律所主理人，何锦溪上司。外刚内柔，在何锦溪最迷茫的时候为她指点迷津。

7、**张阿姨**，女，54 岁，何锦溪请的保姆照顾自己的女儿。耐心细心纯朴。

8、**何若若**，女，1 岁，牙牙学语，何锦溪之女，天真可爱，由保姆张阿姨照看。

二. 人物关系图



三. 故事梗概

在福浙沿海一带的农村里，人们依旧存在很严重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有些家庭为了生一个男孩甚至抛弃自己的亲生女儿，并且如果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儿，她们大多数被称为“招娣”，意为招来弟弟。

身为律师的单身母亲何锦溪（原名何进喜）接手了一起亲生父母要求从小被抛弃在孤儿院的女儿赡养的案件，如果官司打赢了她就可以升职加薪。虽然在自己得知和被告人有着相似被抛弃的经历，但何锦溪还是选择站在职业角度去维护法律并最终取得了官司的胜利。

而此时 18 年未见的小妹何来喜找上门来想要说服何锦溪去见病危的父亲最后一面，但是由于何锦溪心中对父亲抛弃她依旧怀恨在心而迟迟不肯答应，直到自己的小女儿开口学会叫第一声“妈妈”，她内心的柔软被触动而选择放下仇恨，当释怀的那一刻起，也更加坚定了初心。但最终还是未能和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初见时是他身为人父的喜悦，再见时已是二人的天人永隔。

四. 剧本写作

1. 何屯村口 外 日

母亲托着七个月大的孕肚看着父亲一只手扯住大女儿何进喜的一只胳膊，一只胳膊上拎着她前两天才给女儿买的红书包走向停在家门口的面包车，女儿挣扎哭泣。

母亲泪流满面送面包车渐行渐远，父亲麻木的站在原地看着面包车冒出的黑烟。

屏幕渐黑，出影片题目：再相见。

2. 办公室 内 日

何锦溪有些拘谨地坐在戴着一副方框金边眼镜的金律师对面，放在自己双腿上的手紧紧地扣着。

金律师从面前的文件夹中抬起头，看了一眼何锦溪，随即放下笔，淡淡地开口：小何啊，你来咱们律所已经两年了，该考虑往上走走了。（递出一个文件夹）关键就看这个官司成不成了。

何锦溪面带微笑双手接过文件夹，声音微颤：谢谢金律，我会尽我最大努力去完成。

3. 委托人家中 内 日

昏暗的客厅里到处充斥着一股子消毒水和中药味，何锦溪微微的皱了皱鼻子，透过冒着热气放在案机上的白开水看着走路一瘸一拐的高秀莲将坐在轮椅上的陈叶从屋里推出来。

她急忙起身走向二老，轮椅上的陈叶盯着她瞧了一眼，有些激动地转过头对自己身后的老伴“啊啊呜呜”了两声，抬起不利索的胳膊指了指何锦溪。

老伴不等他表达完就点头：阿，对，对。

落座后，何锦溪躬身越过茶几将自己的文字材料递到高秀莲手中，高秀莲低下头眯着眼睛读了两三行，抬起头，面上带着一丝尴尬地笑了笑，目光灼灼地看着何锦溪：何律师，这文件啥的咱也不懂（将文件慢慢放到茶几上，何锦溪准备记录的手一顿看着二人），咱就是想着人老了也干不动活，想叫孩子掏点钱，让这日子能过下去就行，别的也不多求啥，你看着弄，我们相信你。

何锦溪面带微笑，放缓语速：这个您放心，帮助二老是我应该做的。（目光在二老身上转换）

4. 何锦溪家中 内 晚

保姆张阿姨在厨房做饭，何锦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陪刚满一岁的女儿玩耍。

女儿仰着小脸张着小嘴，口中咿咿呀呀地想要去抓妈妈手中的玩偶，看着女儿嘴巴上快要流下来的口水，何锦溪“噗嗤”地笑了出来。

门铃突然响起，何锦溪抱起女儿去开门，边走边为女儿擦口水，脸上挂着温柔的笑意。

5. 何锦溪家门口 内外 晚

何锦溪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打开了一半门。

门外站着一个女子，何锦溪皱了皱眉头，目光里还是逗女儿时的温柔，刚张开嘴巴想问是谁。

一声微弱略带哭意的“姐”，打断了她。何锦溪嘴角的笑意消失不见，僵硬在原地，直到她过于紧张而胳膊被抓痛的女儿哭出声来她才回过神，语气冷漠：我不认识你你认错人了。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门外的女子僵持着脸上的笑容，举起又放下想要敲门的手。

楼道里，随着门嘭的一声关闭而亮起的灯逐渐熄灭。

6. 何锦溪卧室 内 晚

卧室里静悄悄地，暖黄色的灯光打在何锦溪的身上，长长的影子落在地上，显得她的身影有几分落寞。

何锦溪坐在床边看着自己与女儿的合照出神。在灯光和玻璃相框的反射下何锦溪看见自己的脸。（画面渐渐模糊）

7. 养父母家中 内 日

一个小女孩趴在摇篮边，她试探性的伸出手想要触碰一下包在襁褓中小婴儿的脸，她屏住呼吸慢慢的伸手生怕吵醒“新来的”弟弟。

就在快要碰到他小脸蛋的时候，一只大手将她的手一把拍开，养母面带憎色地看着她（语气尖锐）：手上都是细菌，传染了怎么办，回你自己房间去。

被子里小小的一团不停地颤抖，是小女孩在哭泣，她不敢哭出声来，因为妈妈说姐姐应该让着弟弟，但是弟弟打她真的很痛啊。泪水顺着脸颊不断地滑落。

忽然一阵哭声将何锦溪从梦中惊起，似梦似真，是自己的女儿在哭，她穿上拖鞋匆匆跑下床。

8. 咖啡厅 内 日

咖啡厅内回荡着轻快的音乐，靠窗而坐的两个女人却面面相觑。

最后身穿白色衬衣职业西装小外套的女人不自然的闪躲了一下自己的眼神，

然后伸手将自己胸前的发丝往后一撩，端起面前的咖啡，清了清喉咙：何律师，喝杯咖啡吧，今天找你来只是想简单的聊两句，不用这么拘谨。

随即梁甜笑着抿了一口咖啡。一个红色的唇印留在杯口。

何锦溪笑而不语，也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随即微微皱了皱眉头。

对面的梁甜瞥见，放下手中的杯子，缓缓说道：噢，不好意思，不知道何律师的口味所以点的原味，我以为像何律师这样严谨的人应该喜欢吃点苦头呢。（始终面带微笑）

何锦溪（放下杯子，微微一笑）：梁女士，有什么话不妨直说吧。

梁甜（挑眉）：噢？何律师既然是个痛快人那我就直说了，劝你趁早放弃替他们辩护，我是不会接受赡养他们的。（略带恨意）

何锦溪：法律可由不得你接受不……

梁甜（打断何锦溪的话）：法律？你要是从小被他们扔到孤儿院不闻不问你愿意接受吗？（恨意加重）你知道我在孤儿院的那些年是怎么过的吗？我天天想着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他们怎么还不来接我，你知道我每天生活在那些吃饭都要别人喂的人中间是什么感受吗，你知道我去面试别人看我简历的眼神吗？（眼眶湿润）

何锦溪（默默递上纸巾）：梁女士，您现在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顿一口气，迟疑着）但是，法律终究是法律。

梁甜一听，丢掉正在擦眼泪的纸巾，哭意瞬间停止，斜觑着何锦溪：呵，何律师可真是铁石心肠啊！

何锦溪（面带微笑）：抱歉，职责所在。

梁甜气愤的站起来，端起面前喝剩下的咖啡一把泼向何锦溪：你还有心吗？转身走掉。

何锦溪淡淡地擦掉自己脸上的咖啡，要来一杯红酒，望着窗外来来往往的车流与人流，许久，一饮而尽。

9. 何锦溪住所楼下 外 晚

虽是夏季，晚风仍有些凉意，昏黄的路灯下照射出一个单薄的身影，随风而动。

女子就站在路灯下左顾右盼，忽的瞧见不远处一人影摇摇晃晃地走来，待再走近些一瞧，是何锦溪。

只见她脸蛋通红，胸前一大片污渍，拎着自己的包，晃晃悠悠，女子急忙跑

上前去搀扶着姐：姐，你怎么了，怎么喝这么多？

何锦溪（挥舞着胳膊）：姐？你谁呀？好多年没人叫过我姐了，（声音减弱）好多年没人叫过我姐了。

何来喜（边扶边说）：我是来喜啊姐，你不记得我了么？

何锦溪沉默良久，忽的大笑出声：哈哈，记得，怎么会不记得，是我的妹妹呢，是我的妹妹。（声音减小情绪转悲）

10. 何锦溪家中 内 晚

何来喜从何锦溪包中摸出了钥匙，扶着她进了屋，屋子里静悄悄地，只有墙上的钟表不断地滴答声。

何锦溪扑倒在沙发里，嘴里嘟嘟囔囔，何来喜凑近一听：妹妹，记得，记得……

何来喜眼眶酸涩，哽咽道：姐，是爸对不起你，全家都对不……

吱呀一声，一束灯光从门缝中倾泻而出，是听见动静的张阿姨出来了，她警惕地望着何来喜：你是？

何来喜急忙伸手擦掉眼泪：啊，我是她的妹妹，她喝多了，你先照看宝宝睡吧，我来照顾姐。门缝里的灯光消失。

何来喜扶何锦溪躺好，看着姐姐凌乱的头发和憔悴的模样，蹲在沙发边握着何锦溪的手：姐，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是恨我们，恨爸的，但是爸现在快走了，他想再看你一眼，他希望你原谅他，我求求你去看看他好不好……

忽的，何锦溪翻了个身，背对着何来喜，手紧紧地攥着自己身上的毯子。听着何来喜起身走远关上门的声音，将头埋进沙发，终于哽咽出声。

11. 法院调解室 内 日

随着审判长一声锤下，第一阶段的辩护暂告一段落，双方进入私下调解阶段。

梁甜阴阳怪气的朝何锦溪道：何律师怎么面色憔悴怕不是亏心事做多了吧？

何锦溪（微微一笑）：劳您记挂，咱们还是来谈谈案情吧。

高秀莲目光担忧的望向何锦溪，轻扯何锦溪的衣袖，何锦溪回她一个微笑，轻轻地摇摇头。

梁甜（声音拔高）：哟，这会子对一个外人倒是挺关心的，我在孤儿院的时候怎么不见你来关心关心你的亲女儿呢，怎么，要钱到是想起我来了。

高母有些着急的摇了摇头，目光有些促狭的望了望梁甜，想说些什么却只能张张嘴。

何锦溪怒视梁甜：梁女士请你对你的母亲尊重一些。

梁甜：尊重？她当时抛弃我的时候就该想到有今天，如果被抛弃的是你你愿意赡养他们吗？

调解室内一片寂静，每个人神色各异。

何锦溪也不再言语，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梁甜轻哼一声，瞥了一眼坐在对面的高秀莲陈叶，坐下。

12. 法院门口 外 日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梁甜每个月支付陈叶和高秀莲二人 700 元生活费。

梁甜气愤地冲到已经走到法院门口的何锦溪面前，指着她：那两个老不死的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这么护着他们，你还有没有感情了……

何锦溪往后稍退两步，缓缓说道：我只是在做我该做的，至于感情，你不需要知道我有没有。

13. 餐厅 内 晚

从梁甜走后何锦溪就一杯接一杯地喝，直到有一只大手将她手中的红酒杯夺走。

何锦溪满脸不耐转头：你谁呀，把酒还给（我）……（未说完）

金律师：喝酒能解决问题吗？锦溪呀，你要明白你是一名律师，切记感情用事。

何锦溪（夺过酒杯）：金律，可是我心里难受，她说我没有感情，她说我不懂，呵（打了一个酒嗝），谁不是被抛弃的呢？谁不是呢（喝一口酒）……

金律（缓缓点头）：我知道，从我看见你简历的时候就知道，但是当时的我从你眼里看到的是斗志，是对法律的向往，如果你忘记了自己当初选择成为律师的初衷是什么，那我想这场官司胜不胜利并不重要了。

何锦溪沉默良久，放下酒杯，起身。

14. 医院走廊 内 黄昏

一双高跟鞋敲击着地面，每一步都像直击人心的鼓声，沉而不急。一个女人步伐沉稳的向前面的病房走去。

她走到病房前，手握在门把上，又放回来，照着旁边消防栓玻璃上的倒影，整理一下自己的发丝和衣着。

忽然里面传出一阵哭声，是那晚在她耳边带着哭腔絮絮叨叨的声音。

何锦溪透过房门上的玻璃窗向里望，只能看到妹妹来喜坐在病床前哭。

回过神来，望向玻璃上的自己，不知什么时候也留下了眼泪。最终还是转身

离开了病房。

15. 何锦溪家中 内 下午

官司胜利了，何锦溪本以为自己会很开心，但她的耳边始终萦绕着上午梁甜的那句质问，她也在想，该不该选择去见一见他。

站在门口换拖鞋的她一边想一边看着张阿姨正在教女儿说话，忽然女儿看见了她，伸着小手指着何锦溪（口齿不清）：妈、妈，妈妈。

何锦溪闻声，心中一喜，才刚刚换上一只拖鞋，另一只顾不上脱，便到女儿身边蹲下，略带紧张，微颤的扶着女儿的小身体，看着女儿

何锦溪：若若，是妈妈，跟妈妈再说一遍好吗？妈—妈。

若若小手抱住了何锦溪的脸，看着她，认真的跟着学：“妈……妈，妈妈。”

何锦溪听到后面一声清晰喊出来的妈妈，喉咙吞咽了一下，眼中抑制不住的泪浸润了眼眶，笑着笑着哭了出来。哽咽着望向张阿姨。

何锦溪：张姐，若若喊我妈妈？

张阿姨看着锦溪，脸上带着笑容，又半弯着腰，看向若若。

张阿姨：若若，喊的真棒！再喊一个给你妈妈听。

若若看向张阿姨，小手交叉舞动，晃着小脑袋，微笑着：妈妈。

同时拍动自己的手。

何锦溪一把抱住了女儿，亲吻她的脸颊，泪水不停地从脸上滑落。记忆中女儿第一声哇哇大哭，躺在床上玩耍……这些场景一一浮现。恍惚中，童年自己被送人的场景也混入记忆，泪流满面的母亲和一直站在原地死死望着汽车远行的父亲，似乎是无奈，是不舍。

何锦溪抱着女儿坐到沙发上，看着女儿。回头对张阿姨道：张姐，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孩子，我得再出门一趟。

说着一边踢下拖鞋，拎起包，换上鞋便匆忙离开了。

16. 医院病房 内 晚上

何锦溪整了整衣服，缓慢的推门，病房里空无一人，桌上物品摆放着，被褥凌乱的掀开。何锦溪心中一紧，冲出房门。

17. 医院走廊 内 晚上

刚出门撞上一位护士，何锦溪（神色紧张）一把拉住正往另一个病房走的护士：“这个病房的病人呢？12床的病人呢？”

护士看着她一脸慌张：突发脑溢血，被送往那边的紧急抢救室了。护士指了

个方向。

何锦溪吞咽口水，眼神整个人定在原地，一阵耳鸣。松开护士，往抢救室跑去。

18. 抢救室门口 内 晚上

空荡的走廊里，回响着急促的高跟鞋落地的声音。何锦溪远远望见妹妹与医生对话，同时在纸上签了字。落地的声音缓慢起来，如同一步步踏在时间的隧道里。

医生转身离开，来喜拿着证明单转身，望见不远处的何锦溪。

何锦溪走上前双手微颤接过证明，来喜忽地抽泣：姐，我没你的电话，没有电话……

何来喜低下头看着证明单，继续道：爸知道我去找你，我骗他说你晚上来，临走前聊天一直在说‘你姐姐咋还没来？是不是没有原谅我’‘来喜，你咋不要个你姐的电话……’

何来喜情绪逐渐激动起来，道：都怪我、应该、应该留个电话的。

何锦溪望着来喜自责，自己也控制不住的落泪，抱住来喜：不怪你，我要是早点来，爸可能就没有遗憾了……

19. 殡仪馆 内 日

冰冷的水晶棺中，何锦溪望向父亲，他看起来很安详，仿佛只是睡去。只是多年未见，与记忆中当年父亲年轻的样子已经无法重合。

父亲消瘦的身躯，古铜色的皮肤，面部早些年的神态依旧，只是尽显老态沧桑。何锦溪这才意识到，时间早已抹平了心中的仇恨，剩下的只是挂念。

何锦溪静静的站在旁边望着，何来喜在一旁陪着她。

20. 海边 外 日

天气晴好，午后的阳光照射海面，波光闪闪。忙完了父亲的后事，何锦溪带着女儿与妹妹来到小时候父亲经常带着来玩的海边。

何锦溪：（转头看向她，微笑）来喜，忙完后来我这住吧，还能帮我看若若。

何来喜：（忽地看向姐姐，吃惊，又转为浅笑）好。

海风吹拂，两人坐在沙滩上，看着若若坐在地上玩耍。

（全文完）